帶經堂集

帶經堂集卷七十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文六 墓誌銘 墓碣銘 墓甎誌 塔銘 行實

霜臯先生墓誌銘

予少讀宋遺民録所述唐林二義士謝臯父龔聖予諸人事蹟率嶔崎磊落志潔行芳或時託文章以自見大抵悲憤嗚咽無聊不平能使風雲爲之變色江海爲之起立輒卷書太息以爲有宋三百年忠厚養士之報如此而忠臣義士之用心至是可謂極矣順治末客淮南偶得崇禎遺録一書讀

之心疑其爲宋遺民之流久之乃知爲霜臯先生作也霜臯先生姓王氏諱世德字克承始祖玉明洪武中自無錫遷北平從靖難之師陣亡白溝河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炳本生父燿先生少襲世職常居禁中宿衛大朝得侍仗下糾儀號貴近而錦衣衛職司糾察自紀綱門達諸人已來多威福自恣大憝市猾因緣爲奸利屢興大獄至末流未已先生獨心惡之邏卒告密輒寢罷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朝臣方持門户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先生慨然謂人曰今天下有大

弊四戢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户恩讐相傾軋賢者不免弊二右文左武刀筆吏得持將帥短長弊三三營官軍詭寄糜餉者什八九倉卒有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將上書極言不果平居鬱鬱不自得一夕夢天子授節鉞出國門甲騎萬餘旌旗鼓吹震耀數十里軍容甚盛自擐甲躍馬而馳馬蹶驚寤疽發於左股血流不止其義烈發憤如是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先生方徼巡北城拔刀將引決僕楊坤抱持奪刀挽馬趨金剛寺是時先生妻

魏恭人已率諸婦女赴井死以長子潔匿寺中僧大門者素善先生相持而哭以僧服進遂祝髮間道奔淮南僑居安宜與梁鶴林以樟卜鄰偕隱所與遊皆逸民高衲嘗憤野史誣罔不可傳信後世欷歔扼腕奮筆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日侍左右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埸日蹙盜賊蠭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

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即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戶膠牢不可破解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恤使天子循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即趦趄舉老生常談塞責間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

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即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社稷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誹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已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

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説不得肆其誣蠛異時史筆或有取焉蓋先生一生之志畢託是書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四方有司錄其副上史館先生之歿也次子源以手藁殉葬嗚呼可以瞑矣生萬曆癸丑卒　大清康熙癸酉壽八十有一配徐贈恭人繼魏封恭人繼蕭子二潔生員前卒源康熙癸酉順天舉人以古文名孫一某先生嘗爲金吾宜稱官今稱霜臯先生

者先生隱安宜以霜皐名其居嘗以自號從先生志也系之銘曰

生於燕老於楚返葬青門爰得我所後世讀其書者或以爲冬青之霽山過其藏者或以爲汐社之皐羽

文學張君墓誌銘

康熙辛未予奉　命典南宮之役鎖院得張子拱極文奇之既㮚發張子殿焉予悵然久之既而張子來謁其人恂恂篤行君子也已而述其父文學君言行乞言以銘隧道之石予乃知張子之文行能矯然自拔於流俗者蓋其先人之教云按文學

君諱建斗字冲碧其先鳳翔人也曾祖某遷三原父某生君兄弟二人少相友愛共處不忍離析君爲諸生有聲而兄早殁視兄子純如己子久之純求析爨君勉狥其意亡何盡蕩其產君召與共處如初未幾純復求析君割已產之半予之無慍色純歸居鳳翔而君遷醴泉純復蕩其產君數自醴泉躬往視之月給薪米無倦純死迎其家至醴泉共處如初爲兩孤畢婚娶閭黨稱之其孝友爲人所難能如此君讀書日寸許研精性理之學或加以横逆犯而不校居三原時值明末兵亂君微服

將出至城門為邏者所得時星月皎然忽雷雨晦冥君竟獲免予讀范曄書獨行傳敘述李充繆彤事為之掩卷太息夫修身謹行整齊風俗必自齊家始齊家必自仁讓始此聖賢之教儒行之首也考君行事視彼二子者豈有愧歟庸特書之以告惇史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娶秦氏繼申氏王氏喬氏子二拱極康熙辛未進士拱宸皆喬出孫四炯焜爍某銘曰

溫溫恭人張仲孝友鬱鬱佳城池陽谷口我銘堅石與之悠久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兄諱士鶚字志千別字太液自始祖由諸徙新城世爲新城人兄先曾王王父户部尚書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見峰公之曾孫王父浙江右布政使贈　經筵講官户部右侍郎康宇公之第三孫世父文學曲江公之次子也母孫孺人以烈節著兄生而謙愼與物無競家庭以孝友見稱王父官蘇松叅政兄隨侍官舍從毘陵祝先生學其後王父再遷爲浙藩以曲江公從而兄侍孫孺人里居崇禎丁丑曲江公歿於武林比喪歸家人

始知之兄擗踊絕食者數日毀幾滅性後年且髦矣每言含襲不及躬親未嘗不流涕也辛巳受知學使鄞人錢清溪先生補博士弟子明年冬濟南有警新城陷孫孺人投井死兄行求得之號泣入井自負以出居喪泣血鄉黨稱孝而是時王父在堂兄溫凊定省如父母生存懼傷王父意也癸巳歲試學使歙人張君黄嶽奇兄文拔第一文益有名其冬王父考終里第兄佐先府君少司徒公治喪禮內外斬斬甲午踏省門復被落絕意進取丁酉科試輒不赴焚香下簾左右圖史雖一畝之宮

而竹徑花塢過者如入深林穹壑是時兄年甫四十耳癸卯予官揚州兄往省司徒公居數月渡江至宣城而返是後司徒公家居兄間日必一省視如王父在司徒公晚年意忽忽不樂好飲酒兄不善飲酒然兄不在坐司徒公輒不歡每飲酒必召兄漏盡燭跋未嘗以疲氣輒退如是者餘十年乙丑司徒公棄養會予歸省遂廬居與兄比屋日相見予或數日不詣兄兄必策杖過予其後步履稍艱或以肩輿往迎致兄往往不肯就輿策杖一童子掖而行其謙愼如此已已十一月予將赴京師

私念兄老矣予方從政歸早暮未可知心怦怦然兄亦自以衰老不能視予京邸黯然不能別嗚呼詎謂此別竟永訣耶悲哉兄晚年以田廬授三子世事不復關懷抱惟以高王王父忠勤祠漸就傾圮倡族人殫力修葺雖老病日必一至瓴甓逋峭躬自料揀而籍記之以遺於成又於二世祖善行公故居建祠自爲記述祖宗創始之艱將礲石陷諸壁工未訖而兄病不起悲哉兄與宗族鄉黨交一以婣睦退讓自居橫逆之加犯而不校久之其人自愧悔曰奈何侮善人族有鬩牆者輒陳水源

木本之誼以開導之或手自爲書千百言罕譬而曲喻之其言惻怛善入人人諒其至誠亡不感動悔悟者縣令崔君嘗曰王先生善人邑之三老五更也方舉鄉飲酒禮虛賓席以待兄固遜謝不敢當令顧益重之少工書於楷法尤精好自寫書書有殘缺必手自繕録使卷袠完好乃已至老不衰點畫精審亦不類老人書也少嗜古法書每得一舊拓本必裝潢藏弆暇即展玩臨摹以爲娛樂世父所遺書畫珍惜之若護頭目更歲久兵燹一無散失性淡泊甘貧約平居麤糲自適夏一葛冬一

裋褐而已出惟坦步雖五尺之童相遇造次必以禮其殁也巷舂罷相市人皆歎息泣下嗚呼非甚盛德詎易致此哉兄初病瘍發於耳其後又生於腋久之氣血虛耗馴至不起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日也距其生前明萬曆四十六年四月二日得年七十有六娶鄭氏前若干年卒繼彭氏又卒繼李氏子三人啟澤縣學廩生鄭出啟潔庠生啟濤廩生李出女子二人一適張億瞻鄭出一適畢世推李出皆前卒孫二人兆杲兆果曾孫二人祖喬祖鏗澤濤杲皆能文大兄之世者或在於此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恭人陳氏順天文安人父某蒲縣知縣母苗早逝事繼母輩以孝聞年十四歸紀君子湘事君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姑病籲天願以身代時篝燈操作箴紉佐子湘誦讀不輟子湘以順治十二年成進士歷杭州推官徐州同知知漢陽府最後知鞏昌府皆以恭人從雞鳴昧旦勗勉如良師友其遠識定力有士君子所難者無如徐州漢陽二事其在徐州也值河漲城不浸者三版子湘胼胝河干不遑內顧時風雨大作堤瀕圮矣城中人爭登雲龍

山避水或謂恭人曷暫出恭人不可城卒無恙其在漢陽會有滇寇之變子湘奉檄至武昌供行營軍糈漢陽日數驚人皆走避湖中城郭闃如恭人攜子女臧獲數十輩堅處危城曰吾不可先去以爲民望巡撫張公聞而嘉歎命假中丞儀仗迎入武昌以旌異之凡恭人所爲知大體臨大節不類巾幗者如此其他如代子湘置簉生子三人女二人撫之均一人稱其慈丘嫂姜早世撫其兩女遣嫁之視諸從子女子猶巳出代謀婚嫁子湘兄孟起給事卒官立遺長子入都經紀其喪歸人稱其

友其厚於族黨尤多可書者王氏姑早孀迎歸三十餘年如事親之禮子湘從兄恭從子婦姜從姪壻井某皆貧不能葬葬之甥馬某才而貧迎置家塾讀書卒爲諸生從嫂趙孀且老歲時賙之無倦姪壻何某遊金陵家遭回祿迎姪女於家及卒爲治含斂人以爲難恭人有異母弟肇行延師教之成立從兄某卒於粵七千里歸其喪葬之其厚於私家又如此子湘以辛未秋歸自鞏昌恭人以甲戌秋八月遽嬰疾以卒子湘寓書曰栗里去官之後遽奪吾耕饁之侶老夫忽忽不能自持子其爲

敘述以緩吾悲可乎其言有深痛故不得辭恭人生崇禎辛未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初封孺人再封宜人進封恭人子男子六人遠宜邁宜述宜逑宜過宜蘧宜遠宜則恭人出也子女子五人王聲鋐井鈃馮廷松郝士鑒劉㒞其壻也孫一乾銘曰二南之化始于宮閫流風先被大夫之妻蘋藻筐筥列彼風詩亶無媿焉女宗母師後有觀者視此桓碑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孺人姓孫氏濟南鄒平人寧國府經歷坤野公諱

栻之孫諸生諱熙然之子母焦孺人年十五歸呂
君公憲以康熙丁卯歲卒年五十有八又五年辛
未乃克葬孺人年十一失怙焦孺人身兼鞠育一
燈緶績孺人與諸姊妹習女紅其側往往至夜分
及歸於呂公姑交賀娣姒宜之媼御皆喜舅元籟
公叅湖南藩孺人任家棣綜理緯繣中外井井親
族緩急曲盡恩誼臧獲有過卒不予杖咸稱其仁
以愛子出爲兄後爲諸子女子畢婚嫁豐嗇皆中
禮教子女諸婦動合禮法及葬先舅姑附於身附
於棺勿之有悔一旦病痺瘖不能言卧牀笫三載

爲二幼子經營娶婦神明不亂嗚呼可謂賢矣子
與孺人外兄弟也幼習孺人中間從政去鄉里不
相見者三十載丁卯家居讀禮孺人已久病兩過
視之孺人不能言直視更咽而已子五人鳴壎鳴
雍鳴敔鳴球鳴颺鳴敔出爲伯父後女三人適某
某孫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二人銘曰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柔順宜家淑慎厥躬而水泙
渫而山巃嵸于萬斯年衞此幽宫

亡兒啟渾墓碣銘

漁洋山人次子曰啟渾字奕遠母張淑人其生以

順治十三年丙申五月其殤以康熙十一年壬子六月葬二十一年矣宰木已拱而墓無片碣感念亡兒若在初歿乃書其梗概於石庶幾吾兒有知瞑目地下云兒之初生先司徒先淑人年未及艾而予先一年成進士家門方鼎盛兒白皙而敷腴兩大人珍愛殊常五歲從官揚州入家塾以唐五七言絕句授之頗成誦十歲從官京師十四歲歸補諸生是年從官淮浦榷署得懸癰疾庸醫施刀鍼予方以河涸額鈌憒憒聽醫所爲症遂不可療予不悟也明年入都從浙西李生學爲文頗清拔

然坐或跛倚予初訶責之兒不自言其母淑人爲
言予始知醫向所爲悔之然無及矣又明年其幼
弟獅兒病亟兒五更冒風露馳名醫躬視湯藥其
孝友有過人者兒亦不數以病告也又明年壬子
正月忽欲歸省祖父母以其夙疾不任輿騎止之
不可會張淑人爲先慈淑人製衾冠帔遂命兒齎以
往留三月返京師五月杪兩大人遣綱紀迎兒歸
娶行有日矣忽得寒疾而癰日潰醫皆束手遂不
起兒殤後檢其篋中得手寫制舉文數通風氣日
上使其不死非碌碌者而竟未成人以殤悲哉悲

哉兒聘高氏淄川御史玶之女未及娶銘曰
生十七年而芳蘭忽摧既二十年而尚俾我哀電
光泡露兮汝胡爲乎來哉

二殤女墓甎志

漁洋山人有三女皆幼穉歲庚午山人自少詹事
遷御史中丞迎其家以五月至京師六月長女殤
其年十月歸葬附其仲兄啟渾墓次若干步又三
年癸酉四月陳孺人卒甫百日而第三女又殤女
孺人出也將以是年冬從母歸葬於是山人反袂
拭涕收召魂魄書二女生卒本末使刻墓甎納之

藏按禮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其未成人也故薄之情屈於禮吾不能越禮以用吾情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中殤下殤是有棺而無槨也吾忍乎哉古禮之不可行於今久矣雖違禮以用吾情可也長女小字阿端以康熙巳未五月初九日生於京邸其母張也女自襁褓中娟好如玉雪天性至孝未十歲舉止如成人予每食非女同之弗甘也將上京師其諸兄嫂送之皆泣女亦泣以五月九日至京師則其生日也會天雨予迎之中門抱持而喜每退朝必召之食六月望召之食至則不

食以爲偶耳是夕遂病十七日病亟呼父不止頃之卒年十有二女病不在死法庸醫殺之也傷哉

第三女阿宮以甲子九月二十日生京邸女生而余遷宮尹故以名之甫彌月余奉　朝命祀南海之神女隨母歸里雖女也魁梧類男司徒公愛之恒在提抱乙丑予粤歸過里省覲司徒公未幾北上而女病灸之良愈七歲得癇疾然健如黄犢病已輒距躍如故壬申女九歲母病瘵卧疾數月女亦病予不暇視也母死女日益病百藥卒無效後其母百日竟死甫十歲耳傷哉始阿端之葬也予

爲詩哭之曰左氏嬌女詩陳王金瓠詞忘情非太上萬古一銜悲既而自疑曰一詩而引二事是疑於兩女也不祥然孰意其果讖乎豈動乎四體鬼神者告之乎噫

法慶靈巒禪師塔銘

臨濟一宗傳三十世至天童密雲和尚而極盛座下龍象蹴踏諸方一傳而爲木陳忞公際遇世祖章皇帝　賜號弘覺國師再傳爲天岸昇公順治中亦　賜紫衣有　旨住青州法慶寺師即岸公嗣法弟子也諱元中字靈巒姓謝氏河間任丘

人父廷璠天啓辛酉舉人母徐師七歲入小學輒問塾師讀書能不死耶塾師駭然九歲父殉難死即懷出世之志十九歲母歿終制遂投濟北寺釋照菴出家逾年受淵源律師具戒源每中夜見師經行持經咒不輟曰子法器也當求向上事師謂律五夏乃許習禪源曰子根器猛利律豈爲汝設哉密菴開講長白九蓮菴師往聽說金剛般若因侍密之萊州閱首楞嚴至阿難不知心處大疑寢食俱廢聞國師領衆青州大覺院懷香往叩之國師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經七日大惑不解

哭泣竟日時岸公爲首座落堂問師汝向父母未
生前道一句師方擬議岸急掩其口曰道道師不
會岸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麽師又無
對岸便打曰鈍置煞人師忽有省自是下語輒契
從國師北遊入內道場　賜紫國師南還岸公嗣
主大覺師爲侍者三載南覲國師於揚州龍津禪
院國師再住天童屬鑑首座住龍津師又爲鑑侍
者一夕晚叅鑑問師百丈竪拂子甚麽意旨師一
喝又問挂拂子舊處又作麽生師拂袖便出鑑領
之依龍津三載歸省岸公青州歷書記西堂領首

座遂付法印時三十二歲矣又三歲岸公省國師於金粟命師攝院事時　敕賜大覺爲法慶寺緇流雲涌川赴師攝堂頭十載岸公示寂金粟遺命師主法慶康熙十三年丙寅五月也上堂南堂靜禪師約法三章一者日裏一餐二者夜裏一寢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得踏破常住磚南堂條律森嚴凛不可犯容易令人作太平姦賊法慶亦有三章一者喫飯不許嚙著一粒米二者著衣不許挂著一縷絲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許動著脚跟主法慶十五年坐曲录床道風

遐暢名動諸方煆煉鉗錘刮骨見髓如獅子搏象兔必用全力如醍醐甘露灌頂沁心入其室者如鐵壁銀山不可梯傍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高峰所謂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人殺活人非徒以口舌爭勝負者比也師天性至孝父孝康殉難死謁文士爲誌傳自撰家譜躬詣濟北寺茶毘薙染照菴師入塔岸公示寂金粟建塔於餘姚之鹿宕岡棲雲院又築法塔於法慶西北隅貯語錄諸書不佞竊見當世名流晚而逃禪者於其傳衣本師温凊定省不啻如毛裏之親雲水過里曾

不一上先人之冢顧我復我遂等行路心甚薄之覯師行事彼非名教之罪人乎順治巳亥予以前進士里居曾謁岸公於法慶未遑扣擊康熙癸丑廬居始與師有支許之契癸亥冬師遊京師與楊水心居士雪中見過予賦詩爲贈云行忘石頭滑坐愛地爐温比其還山又賦詩送之云打包殘雪映歸寺藥苗春甲子冬奉先司徒諱歸數承書問不及追蓮社舊遊而師於戊辰九月以病退院矣辛未十一月七日召衆云老僧去甚灑脫更無一事衆云和尚大慈今日有何言教師應聲曰老僧

不病也不恁麼病也不恁麼十方世界無可無不可遂寂然而逝住世六十二僧臘四十三得法弟子某某銘曰

馬祖嫡子厥惟百丈黃檗宗旨滹沲大暢迄於天童正令提唱何以接人德山痛棒諸大弟子巍巍龍象三世洎師當仁不讓簾前賜紫賢愚皈嚮踞獅子座全提向上本無去來何有得喪潭北湘南

請師塔樣

亡室陳孺人行實

孺人姓陳氏其先江南宿松人始祖雲爲燕王府

護衛子順以軍功官龍虎衛指揮世襲濟寧衛指
揮同知遂隸籍爲濟寧人子忠歷官山東都指揮
使其後襲衛指揮終明世孺人祖貞仕爲鳳陽留
守都司父允始失職爲州學生母苑氏有女二人
孺人居次生而婉嫕閒靜能推讓其姊妹甫髫不
闚門而語歲丙辰九月予妻張淑人卒於家先司
徒公謂予中饋不可無人博求賢淑可以繼吾妻
者聞孺人賢乃聘之丁巳十月孺人至京師年十
六矣未幾邸中人皆曰孺人賢予每退食歸中外
井井不異張淑人在時予亦曰孺人信賢可以綏

吾悼亡之悲其明年正月予蒙　聖恩召對改翰
林侍講司徒公寄書曰新婦于歸未幾而汝登侍
從此宜家之祥也自予官翰林遷祭酒居京師凡
七八年孺人任家棣具有條理然天性慈柔或終
日默坐不聞譙訶而事無弗舉婢婦輩逮事張淑
人者遇之必以禮兒汧五歲失恃來京邸孺人撫
之有恩後爲娶婦皆孺人勞苦經營予不知汧之
無母也甲子九月孺人生女旬日而予遷宮詹學
士因命之曰宮是時　皇上東巡祭闕里　命近
臣望秩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寢而予有南海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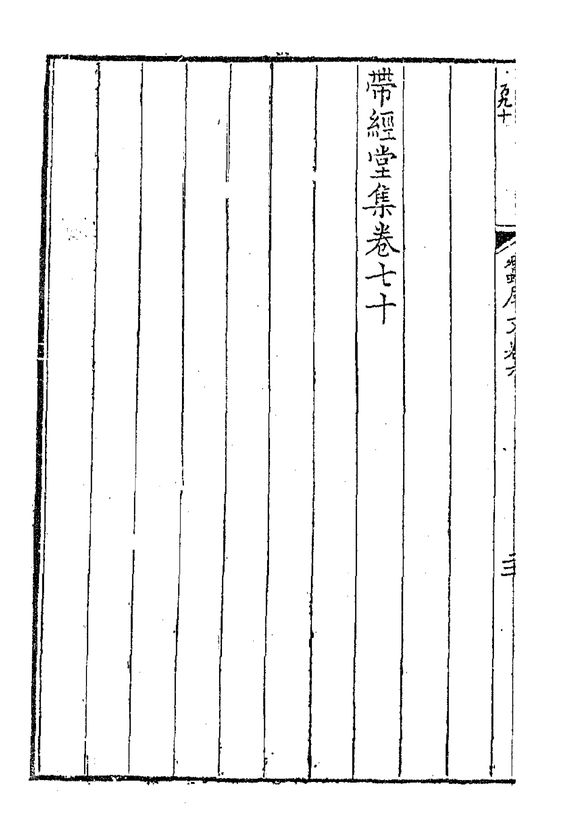
司徒公使兒汸來迎家累與予別安德孺人既里居事司徒公盥潄温清柔滑旨甘備極孝敬司徒公愈益重之謂有孺人在張淑人不死也命孺人每事與丘嫂懿諸嫂亦愛敬孺人忘年娣姒之好孺人益退然自下不敢敵偶以是大小莫不宜之交口曰孺人賢也乙丑夏予歸自粵便道過里省覲司徒公數爲予稱孺人曰新婦孝能知大體居一月予復　命尋請告歸省而司徒公棄養矣歸見孺人苫次諸姊妹謂予司徒公病亟陳衣皆出孺人手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無悔予泣謝之

自是歲時之祭哭必盡哀平居言及司徒公輒雨泣曰我翁待新婦恩禮厚矣不能終事何以報罔極萬分之一葢既葬而哀慕不衰其純孝如此自乙丑迄己巳孺人皆里居綜理家政葢習内外婣黨及子婦輩下逮臧獲葢愛敬無異詞者庚午正月予再補詹學三月遷御史中丞五月迎孺人來京師家人皆攬袂泣涕不忍別居京邸又三年予自中丞遷少司馬再遷少司農每陟一官孺人必相勗勉以清勤酬　主知予雖備位卿貳蕭然寒素孺人手司出納往往以撙節佐之未嘗一語交謫

此尤賢也孺人素無疢疾辛未秋苑孺人訃聞哭泣不食者數日遂病嗽藥而愈明年春夏嗽間作藥不甚効至八月嗽益甚十月晨起忽失血孺人泣予甚憂之自是數更醫皆罔效而孺人日以憔悴困卧牀笫不復起矣癸酉元旦孺人病少間兩女拜牀下予強爲解顏以娛孺人元夕前數日張燈榻前雖支綴倚枕猶能自力十四日病勢遽增日以羸弱至四月十二日竟不起悲哉悲哉孺人自聞母喪不進溢米肺病頓作纏綿藥裏竟以身殉孺人之死死孝也旣彌留將陳篋衣顧曰徐之

移時乃曰可矣移正寢遂瞑悲哉孺人訣别無他語但曰君受　國恩深重致身九卿當黽勉服官以圖報稱遇下人當以寛久之又曰從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謹視之如我在也嗚呼孰謂孺人逝後三月而女亦相隨於地下哉痛哉悲矣孺人懿行儉德可書者非一予尤痛其十七年中荆釵帬布手自箴紉無金珠以耀首無錦綺以飾身奉齋皈佛泊然無所嗜好即歲時問遺父母未請於予不敢輒專禮云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孺人以之可不謂賢乎司徒公稱孺人能知大體

嗚呼知人哉孺人性慧強記初從予口授唐絶句
百首皆成誦吟諷中律呂予所賦詩亦頗能誦數
十篇禪誦之餘每舉以相娛樂既十四五年扣之
一無遺忘似有慧業者然其生以康熙元年壬寅
六月十二日得年僅三十有二生女一人字淄川
畢氏生十年矣後其母百日殤嗟乎未及笄也是
爲下殤下殤小功制於禮矣痛哉又撫女一人林
氏出字鄒平張氏謹忍涕志其梗概以俟當世之
爲中壘者將以慰孺人於三泉亦聊以抒吾悲焉



帶經堂集卷七十

帶經堂集卷七十一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文七跋

跋兩漢紀

古書固有晦于前而顯於後者聞見後録云神宗惡范曄之名欲更修後漢書求東觀漢紀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來上神宗已厭代矣元祐中高麗使人言狀訪于書省無知者醫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祕予嘗寫本于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

江表志英雄傳因爲外臺言之委官以取民驚懼遽焚之世今無此三書矣今荀悅漢紀與袁宏後漢紀嘉靖間吳郡雕版甚精流傳于世當是有神物護持之耳

跋曹全碑

門人蒲城趙善昌貽曹全碑碑在漢隸中最爲完好書法圓美此碑萬曆時出于郃陽歲月未久故鮮刓缺趙崡石墨鐫華于奕正金石志始載之都元敬著金薤琳琅未及見也碑尾署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跋眞靈位業圖

眞靈位業圖世傳陶貞白所造然荒唐謬悠可笑其云長史虞翻字長翔武昌人庾亮江州引爲上佐不就此似別一虞翻非吳之仲翔矣抑俚鄙誤記時代耶至以夫子爲太極上眞公顏子爲明晨侍郎帝舜以服九轉神丹入九疑山得道夏禹受鍾山眞人靈寶九迹法治水周公爲西明公召公爲南明公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又皆傅會吾儒所稱述以自重如釋氏以至聖先師爲儒童菩薩之類尤可恨也弇州固常駁其非通明作然何物道

流敢于侮聖如此當墮泥犂地獄或是林靈素劉煉一輩所造作耳

跋長短經

長短經十卷總六十三篇唐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蕤撰其文亦申鑒論衡之流蕤自序云大旨在乎寧固根帶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此書流傳絕少徐健菴過任城得之市中者宋刻也按楊天惠彰明逸事云潼江趙蕤任俠有氣善爲縱横學著書號長短經

跋杜詩二則

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版亦多譌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脚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冷齋夜話云老杜詩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脚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

費著撰蜀杜氏族譜云杜翊世以死節顯其世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實宗文裔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子翊世徙成都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

死節特贈正議大夫命官其後十人五子慥忱以
賞得官孫逸老俊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
遺澤得官今猶稱忠義杜云著此說不知何據坡
詩云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則子美
有後于蜀其信然耶

跋白孔六帖

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通典載唐制帖
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爲
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
六者爲通蓋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

跋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今外國猶傳其制鄭麟趾高麗史云教坊女弟子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也

跋權文公集

唐權文公德輿集五十卷集賢殿大學士楊嗣復爲序序云別有制集五十卷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今不在編次之内此集故友潁川劉考功公㦸得之梁谿顧孝廉修遠宸家考功子凡元歎寫以

見寄者凡丙辰進士今知河南孟縣

跋樊川集

米芾畫史云潁州公庫顧凱之維摩百補是杜牧之摹寄潁守本精彩照人是小杜亦工畫也又圖畫聞見志潤州甘露寺有謝靈運畫歷代名畫記宣和畫譜皆不載其名

跋白蓮集

僧齊已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有荊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賜紫金魚袋孫光憲序嘉靖已丑柳僉跋云元書北宋刻傳世

既久湮滅首卷數字當俟善本補完與皎然貫休三集幷傳之

跋大字麻姑仙壇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旣間驥之子鼎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遺予麻姑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按集古録跋麻姑壇記云顔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謂此書也別有小字麻姑壇記一跋云右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余家所藏顔

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禄字書注最爲小字而體法與此記不同葢干禄注持重舒和此記遒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疑之也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務觀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葢用芉叔子峴山故事都元敬金薤琳琅引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重刻無復筆意亦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浸失其眞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

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云云今大字本蓋臨川舊石燬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廬所謂浸失其真者是也

跋摭言足本

摭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視稗海所刻多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絕少此書洎封氏聞見記皆祕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

跋唐闕史 二則

唐闕史上下二卷三十一則祝京兆家藏本也枝

山自跋云得之丈人李太僕太僕得之海虞錢允言氏唐人小說家故自斐然此書與鑒戒録乃似措大所爲視李肇國史補相去遠矣

唐闕史首載丁約劍解事謂約從逆帥李師道被獲獻俘闕下臨刑用幻術以筆代巳自云歸崑崙石室矣語云天上無不忠孝神仙約何爲者吾郡長山劉孔和節之有詩云淮南叛諸侯趙高賊宦官神仙乃如此何足容褎彈眞篤論也否則淮南以叛自殺而道書猶妄爲雞犬皆仙之說以誑聾俗是導逆也豈可以訓

跋五王飲酪圖

觀李中丞奉倩家周文矩畫五王飲酪圖按宣和畫譜有文矩五王避暑圖四又圖畫見聞志玉堂故事有南唐周文矩五王飲酪圖二此或其一耳元人王惲有五王避暑圖一絶云翠幄留香郁棣華紅雲縈暖鶺鴒沙豆萁不免陳思歎朱李寒泉是浪誇見秋澗集

跋吴越備史

吴越備史五卷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坰節度巡官林禹撰事止忠懿王俶戊辰年又補遺一卷明

兵部尚書王遴序予著五代詩話頗刺取之

跋武夷集

宋翰林學士楊億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景德丁未大年在翰林所自編定也詩五卷雜文十五卷閩謝在杭寫本大年以西崑體擅名宋初其詩在同時錢劉諸公之上攬其全集警策絕少文皆駢體大抵五季以來風氣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三篇刺之張皇其詞亦過矣介最推柳仲塗至擬之周孔尤妄予嘗于池北紀談辨之

跋西崑集 二則

宋楊億錢惟演劉筠西崑酬倡集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首屬和者十五人有楊文公自序和者翰林學士李宗諤户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劉隲樞密直學士丁謂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衎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樞密直學士張詠恩州刺史錢惟濟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監舒州靈仙觀舒雅翰林學士晁迥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右諫議大夫薛映缺秉已上止十四人乖厓英雄道院禪寂以及鶴相皆仿此體然皆不及三公之神到子

觀文忠烈趙清獻二公集律詩皆擬崑體甚工而
石介作怪論三篇獨苛于文公何歟
唐李商隱温庭筠段成式倡和漢上題襟集號西
崑三十六體初不解三十六體之義小學紺珠云
三人皆行十六也

跋宋高僧詩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塘陳起編多近體五言予
按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所稱春生桂
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書句也馬放降來地鵰盤戰
後雲字昭句也今具載集中當永叔時已云其集

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昔傳九僧劒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爲節本或即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橅大曆十子稍窘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

跋李泰伯集

李泰伯覯文章皆談經濟其本領尤在周禮一書范文正公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在北宋歐蘇曾王間别成一家予嘗病其不能詩長夏借讀盱江集絶句乃頗有似義山者如王方平云五百餘年别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擗麟始擬窮歡樂不柰間人背癢何璧月云璧月迢迢出暮山素蛾心事問應難世間最解悲圓缺祇有方諸淚不乾梁帝云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辱莫羞侯景陷臺城送僧遊

廬山云行非爲客住非家此去廬山況不遐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憶錢塘云當年乗醉擧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好是滿江涵返照水仙齊著淡紅衫皆有風致興集乃正德乙亥南城令孫甫刊本有祖無擇及泰伯自序最爲完善予家藏本差不及

跋趙清獻集

趙清獻集有劾陳恭公執中嬖妾殺婢二奏反復不遺餘力予竊不謂然一日讀范蜀公疏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臺省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
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不覺歎
服如蜀公者真可以爲宰相矣元祐之初獨高臥
不起其風概又出元祐諸賢之上

跋稽古録

徐編修元正子貞貽石門呂氏新刊司馬文正公
稽古録二十卷首有文正公進表一首朱文公與
鄭知院書以爲此書當與六經同進講筵良然

跋隆平集

隆平集二十卷曾子固撰紹興十二年淄國趙伯

衞序云子固爲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太祖至於英宗凡一百六年爲書二十卷當時號爲審訂須付史館副存于家卷首有大德少陽印楊士奇印梅花閣書畫印蓋楊文貞公故書也

跋東坡先生詩

爾雅購蔏蔞郭璞注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羮魚坡詩云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七字非泛詠景物可見坡詩無一字無來歷也

跋清江三孔集

江西巡撫宋牧仲中丞寄三孔文集宋中書舍人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金部郎中平仲毅父也經父以范蜀公薦對策九千餘言力排安石觸其怒罷歸常父詆王氏學毅父以不行新法爲董必所劾安置英州皆元祐君子也史稱文仲集五十卷武仲集百卷平仲有續世說珩璜新論諸書今三孔集通廑五卷周益公序云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遵訪遺文刻之存一二于千百則三公之文在南渡之初已多散佚今所傳五卷又非慶元之舊矣三公以氣節重當世不甚工詩經父制

科策首嚴王霸義利之辨剴切似劉蕡其論李訓
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其情銳而器狹志大而
謀淺足破羣𧨜拍肩之論常父論唐憲宗相皇甫
鎛逐裴度蓋爲安石惠卿輩而發蝗說謂新法之
害鼠說謂熈豐用事之人雞說謂王呂之不終魯
雞以喻安石蜀雞以喻惠卿也毅父文僅表啓無
可觀蓋佳處不傳多矣惜哉

跋永嘉二劉集

宋永嘉二劉文集九卷留元剛序安上字元禮安
節字元承皆伊川弟子皆官御史安上廷劾蔡京

安節追餞鄒浩葉水心題二劉集謂爲俊豪先覺之士者也集中多經義大抵如訓詁不脫兎園冊子習氣蓋當時科舉之文如此其與詩賦飣餖之陋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跋東坡先生小字帖 二則

山谷記東坡先生嘗自云作小字不如大字然今碑刻所傳率多大字而小字最爲難得十一弟幔亭從京師慈仁寺得小楷赤壁二賦及歸去來辭政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當什襲藏之

山谷詩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吾友黄州杜濬亦有詩云堂堂復堂
堂子瞻出峩眉早讀范滂傳晩和淵明詩二作說
盡東坡一生并識之

䟦王魯翁篆

章丘縣北一里女郎山有宋隱士穆賔廷秀墓洛
陽王壽卿魯翁題墓表篆書黄魯直有贊刻於碑
額明萬曆間大名董復亨爲令移置文昌祠稱二
絶按魯翁祖擇之外孫工篆隸嘗召至京師使篆
字說辭以與王氏學異以布衣終陸友研北雜志
云家有魯翁篆間居賦筆力如鈕金屈鐵

跋文昌雜録

文昌雜録單父龐文英著宋人説部之佳者予家有寫本文英官禮部郎官丞相潁公之子也後山集有贈舅氏龐大夫詩云傳家聲烈三公後貯腹平生萬卷餘謂文英也後山爲潁公外孫又有龐謙孺字祐甫南渡後客吴興著白蘋集見吴興掌故

跋宛丘集 二則

至誠則人不忍欺古來名相唯諸葛忠武司馬文正二公足當之耳文潛以此論郭李優劣甚當至

論李衞公殺郭誼之非則甚悖於理使誅郭誼爲非將封着頭子密爲是耶

文潛論樓護云所貴乎遊俠者爲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于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齪齪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竆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

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耳何足道哉此論見郝梁所刻宛丘集而文粹不載予向持此論嘗著之池北紀談不知文潛先得我心也梁號龍泉山人未詳何代人

跋雪溪集

宋王銍性之雪溪集五卷詩不能佳獨曉發石牛一絕云怱怱車馬出清晨日淡風微已仲春松竹陰中山未盡梅花林外有行人寫景頗工性之別有默記若干卷今傳于世明清仲言之父也

跋世說侯鯖録

世說新語侯鯖録二書及白孔六帖萬花谷皆吾家舊書時在順治戊子己丑間予尚童穉未爲諸生也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籯金遺子孫唯嗜書之癖老而不衰每聞士大夫家有一祕本輒借鈔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購之今予池北書庫所藏雖不敢望四部七録之萬一然亦可以娱吾之老而忘吾之貧康熙辛未予官兵部侍郎居京師此二書適在笈中繙閱憮然如遇貧交於契闊死生之後其悲愉感槩有出於尋常相萬者故劍

之情詎可忘耶因重裝之而手記於卷首涑輩其
珍惜之中秋前四日書

跋侯鯖録

侯鯖録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
撰有人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鄰幾
子家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
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
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
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
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矣

跋西塘集

一拂先生少隨父游宦金陵讀書清涼山寺深爲王介甫所器鄱陽楊驥來學于介甫介甫命從先生學及調光州司法參軍讞疑獄四五事介甫在政府皆如所請任滿入京介甫勉令試法不應又令子雱壻黎東美諭意將辟爲修經局檢討皆力辭且曰丞相一旦當軸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天下士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二三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介甫爲先生第一知巳至于義利之辨不

稍詭隨如此若先生乃可以報知巳矣

跋道鄉集

鄒忠公浩道鄉集四十卷其子柄栩所編有李忠定公序邵文莊後序正德七年壬申重刊本也道鄉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二事其立后疏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至劾章惇三疏其二云元祐之朋黨方絕後來之朋黨又熾其三云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爲非是其言甚力自陛下躬攬以來凡語及先帝者槩從竄逐惟惇久置不問云云則是薰蕕不分且躋惇于元祐諸君

之列其言詩矣無怪蔡京立黨人碑而惇倖竄名其末也先生受學程門而特嗜禪理詩文多宗門語居衡昭時古詩有似樂天處格詩深穩與葉石林工力相敵北宋之雄也零陵有市户呂絢者嘗以錢二百萬造大舟以俟後先生北歸呂以舟送至江南先生謝以五絶句云平生親友漫紛紛有幾書來寂寞濵二十萬錢捐不惜可憐湖外有斯人瀟湘起柁出江湖日日乾坤展畫圖白酒紅魚對妻子鴟夷還似此行無若絢者抑何可使其無聞哉

跋嵩山集

晁以道說之嵩山集十九卷有挪居實墓誌云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怒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爲斯文漢廷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與父尚書則于斯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曾元之事參也又曰魏武之子倉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于殺荀文若輩矣前輩立言婉而直如此

跋鐔津集

鐔津集十五卷宋僧契嵩著嵩作非韓三十篇在集中其詩多秀句如習忍如幽草覿身類片雲桑柘雨中緑人煙關外疎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唬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皆工夢梁録云姓李字仲靈嘉祐中進輔教編賜號明教禪師林間録嵩明教初至閙先主者命掌書記笑云我豈爲汝一杯薑杏湯耶乃去之西湖坡公所云契嵩禪師多嗔人未嘗見其笑者是也

跋唐鑑

范淳祖禹唐鑑二十四卷呂東萊祖謙注有淳自序及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太皇太后及哲宗表三通明弘治十年知武進縣鼓城呂鏜刻也此書凡三百六篇據自序及表本十二卷伯恭析爲二十四卷耳近有石門呂留良晚村重刊本其子葆中以貽子葆中字無黨

跋東觀餘論

宋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東觀餘論上下卷秀水項氏校刻大字本彷彿宋槧後附李忠定公撰墓誌銘末有子訒紹興丁卯後序嘉定中樓攻媿序訒

云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閣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槧本流傳忠定稱其有東觀文集一百卷又序其校定杜工部集云武陽黄長睿父博雅好古尤篤喜工部詩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比忠定此序作于紹興六年丙

辰距長睿之歿十有七年雲林博雅擅宋代編校必精今其書不知尚傳否錢牧翁注杜詩極駁梁權道魯訔黃鶴之徒而獨取樊晃吳若本即無一字及長睿當是未覩其書吳若本自序雜引樊晃開運二年官書王介甫宋景文黃魯直陳無已晁以道諸家亦無一語及長睿按若序作于紹興三年而長睿書刊于紹興六年則未見此書明矣唯胡仔所見八本有長睿校定杜工部集記之俟訪于藏書者

跋元祐黨籍碑

晁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爲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張文簡綱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内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多得其眞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得九十八人内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

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共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乞恩例云云宰臣文彥博等七人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以此考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合二本詳定爲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惇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輩蓋亦第二本未經南渡詳定者慮爲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

跋嵩山碑

門人查嗣瑮德尹遺嵩山碑刻五一啓母石闕漢篆一唐文皇御製少林寺碑上方橫刻御札稱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二字草書又上橫刻云已上七字開元神武皇帝書蓋碑額也則天御製從駕少林寺詩一首書一首司門郎中太子諮議王知敬正書一唐大理評事崔琪靈運禪師功德碑一宋潞國文忠烈公先塋石刻皇祐三年七月中書門下牒後列銜者三工部侍郎參

知政事劉户部侍郎叅知政事高禮部尚書平章事文按綱目仁宗慶曆八年戊子正月以文彦博同平章事皇祐元年巳丑八月以高若訥叅知政事三年辛卯三月以劉沆叅知政事是年十月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别駕文彦博免又五年至和二年乙未六月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明年嘉祐元年丙申閏三月彦博薦介召還知諫院此牒允潞公奏請而潞公亦得列銜其後蓋宋制然耳皇祐三年三月同平章事宋庠免故平章事惟潞公一人

跋太平治迹統類

太平治迹統類七十三卷宋眉山彭伯川叔融撰略用袁樞通鑑本末例前集四十卷中興後集三十三卷見陳振孫書録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此前集尚有譌闕秣陵焦氏本也

跋清暇録

是書多剌取諸家小説成之異聞殊少其自署灌園耐得翁未審何許人末卷多述吴興事當是吴興産耳

跋卻掃編

宋代官制最淆亂難稽徐度卻掃編三卷專詳累朝官制沿革同異之故往往與王明清揮麈四錄足相參考有用之書也度爲宰相處仁子處仁靖康初拜中書侍郎不附京貫其在東京之末亦鐵中錚錚者歟

跋唐庚眉山集

宋唐庚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雜文十二卷三國雜事二卷紹興二十一年朝奉郎鄭康佐刊於惠州有鄭總呂榮義及庚弟庚子文若序徐渤興公鈔自何元子家庚自記云詩最難事吾於他

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始能成篇史言其名治察言諸論爲時所稱予録其古今詩爲二卷文賦二十二首爲一卷雜事上下爲一卷都爲四卷庚生三蘇之鄉又前後與東坡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蓋庚起家爲張商英所薦其貶惠州亦以商英連染視韓子蒼異趣矣宜其不爲眉山之徒歟

跋陵陽集

韓子蒼詩爲諸家詩話所取者如汴水日馳三百里落日同騎款段遊二首最佳頃借陵陽集急披

讀之燭跋卷亦盡佳處乃無過此或曰子蓍不樂居江西宗派中云我自學古人未必然也涪翁正法眼藏渠易夢見

跋郭祥正青山集

郭祥正青山集閩謝氏寫本六卷古詩二卷近體詩四卷七言歌行僅二篇或有闕文也祥正多與王安石倡和之作而集中不及蘇黃一字李端叔晚居姑孰與祥正有隙至爲詩相排詆最力蓋各有所主也方安石當國祥正上言請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區畫罷一切異議者其人可知已

跋竹友集

宋謝邁幼槃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有苗昌言吕本中二跋謝方伯在杭手鈔本也邁臨川人逸之弟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之一吕居仁稱其詩似宣城未爲篤論然亦清逸可喜而涪翁沈雄豪健之氣則去之遠矣顔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句頗工近體如尋山紅葉半句雨過我黄花三徑秋捼莎蕉葉展新緑從叟榴花開晚紅瘦藤拄下萬峰頂野鶴來歸千歲巢皆佳句又絶句靡靡江蘺只喚愁眼中何物可忘憂楝花淨盡緑陰

滿纔見一枝安石榴甚有風致非蘇黃門庭中人不能道也顧安得無逸谿堂集及徐師川洪龜父諸人遺集一縱讀之耶

跋葉石林建康集

葉石林晁氏之甥學有師承筆力雄邁猶有東京盛時風氣非南渡諸人所及按經籍志石林集百卷今所傳止建康集八卷餘率湮没幸避暑録話燕語放言玉㵎等書猶存說部中豈一人之身其著書傳不傳亦各有數耶石林之學尤邃於春秋觀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

跋晁子西嵩山集

宋刻晁公遡子西嵩山集五十四卷公遡公武子止弟也古賦一卷神女廟賦最奇麗詩在叔用无咎之下間有警策如人生漢南樹風物劍西州一年風物倉庚報萬里鄉心杜宇知萬里艱難炊劍首十年流落夢刀頭又秋江水清不勝緑還與漢江顏色同望中白鳥忽飛去落日丹楓相映紅秋江折得寒香日暮歸銅缾添水養横枝書牕一夜月初滿卻似小溪清淺時詠缾中梅征衣消盡洛陽塵泣向東風拭淚痕不及青春歸有信一年一到樂游園

感事不見罘罳闕于今已十春素衣不忍棄爲有洛陽塵有感皆佳集中多與師伯渾倡和之作師渾蜀人見陸務觀集

跋盤洲集 二則

洪文惠适盤洲集十三卷有詩無文按經籍志集八十卷此非其全也文惠與弟文安遵文敏邁同登館閣文名滿天下號稱三洪此集十卷以下皆挽歌樂章詩餘無足錄八卷九卷皆雜詠盤洲山水草木擬李衛公平泉諸詠史稱其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以著述吟詠自樂可想見其盛也其父

忠宣公松漠紀聞及景伯隷釋景嚴泉志景盧容齋五筆夸堅志唐人萬首絶句今皆傳于世盤洲集和景盧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芻蕘雉兎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同音二公皆精説文之學也

跋攻媿集

宋樓宣獻公鑰攻媿集八十五卷温陵黄氏寫本詩僅九卷雜文七十六卷諸體中題跋最勝宋集多叢冗此集如表狀書啓之類删去半部亦可宣獻與楊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

歌行學蘇黄氣或不逎格詩苦鈍然不爲楊范俳巧取媚七字如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一百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真緑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雖宋調亦佳句也

跋内簡尺牘

馮具區跋宋孫尚書覿仲益尺牘云聞之毗陵人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棄婢而生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於家乘云云予按仲益非君子且爾時梁師成亦自詭坡公遺體公安得有如許旣娠之婢而嫁之又安得生子皆僉人贋緣

附託適足以辱公耳又按國史經籍志靚鴻慶集四十二卷予家有其內簡尺牘舊刻本若干卷

跋玉楮集

安丘張貞杞園以明經需次翰林孔目博雅好古工篆刻喜交遊青州名士也以寫本宋岳珂肅之玉楮集相寄集八卷有嘉熙庚子自序肅之鄂忠武王孫霖子官戶部侍郎著書甚多如金陀粹編桯史愧郯錄皆傳于世又有東陲事略未及見此集乃衡府高唐王鈔本流傳絕少高唐王諱某號岱翁工篆隸癖嗜古書寫錄多祕本鼎革後散落

市肆紙墨精好裝潢工緻康熙乙巳予歸自揚州一日至青州與杞園觀書市中得劉貢父春秋權衡意林二書亦高唐府中物杞園云曾見岱翁篆書入藥鏡一篇淳整茂密亦希有也

跋陸放翁詩

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予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時夜常設燭厠閒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既爲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

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跋翠微南征録

宋華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録第一卷開禧元年上皇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伉直餘詩十卷率麤豪使氣上侂胄詩云一廟英靈儼如在漫于宗社作穿窬及誅侂胄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知爲朝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也然曹瞞不殺禰衡而黄祖殺之侂胄不殺岳而史彌遠殺之彌遠又出侂胄下矣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吴與掌故云翠

微集華廉字仲清著不知何據

跋宋名臣奏議

宋趙忠定公汝愚撰皇朝名臣奏議數百卷有淳祐庚戌王孫希瀞眉山史季温二序忠定乞進奏議劄子一通時淳熙十三年也温陵黄氏所藏宋刻本其自序略云伏覩建隆以來諸臣莫盛于慶曆元祐之際莫弊于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至于舉國之士咸出死力以爭之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

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論議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為内外安靜若無一字可言殊不知禍亂之機發于所伏萬幾餘間幸賜紬繹惟觀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寜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則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可以鑒矣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蓋進書在孝宗時也及慶元紹熙閒何澹劉珏輩偽學之說起入黨籍者五十有九人而忠定為之首遂貶

永州紹聖之事不幸再見可勝歎哉此書載北宋名臣讜論訟議略備然如丁謂邢恕李清臣秦檜之流亦㸃其間豈不以人廢言之意歟

跋兩漢刋誤補遺

兩漢刋誤補遺十卷宋河南吳仁傑南英著葢因劉仲原父叔貢父刋誤而增補釐正之有汴人曾絳淳熙己酉序稱其的當精確如目擊東西都事者周益公遺人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令之五總龜也

跋文苑英華辨證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嘉泰中廬陵鄉貢進士彭叔夏撰一卷曰用字用韻事證二卷曰事誤事疑人名三卷曰人名官爵四卷曰郡縣年月五卷曰年月名氏六卷曰題目門類脫文七卷曰脫文同異八卷曰離合避諱異域鳥獸草木九卷十卷雜錄援據經史最爲閎博自序云文苑英華一千卷字畫魚魯篇次混淆比他書尤甚曩經孝宗皇帝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真益公既退老丘園命以校讎膚見淺聞寧免謬誤然考訂商搉用工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乃薈粹其說以類而

分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勒成十卷名曰英華辨證云爾

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蜀井研李心傳伯微撰編首有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宣取高宗繫年要錄指揮孝宗光宗兩朝繫年要錄指揮公牒三通心傳自序二通此書于宋南渡後朝章國故大綱細目粲然悉備史家之巨擘也

帶經堂集卷七十一

帶經堂集卷七十二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文八 跋

跋四朝聞見録

龍泉葉紹翁四朝聞見録自甲集迄戊集亦纂述南渡事蹟其間頗涉煩碎不及李氏朝野雜記遠甚二書皆鈔本

跋揮麈録 二則

王仲言揮麈前後四録著宋賢前言往行最悉又嘗疵碧雲騢江南野録二書不可信而其書極述

曾布相業之賢蓋仲言父雪溪名鋌乃布孫壻也布與京惇輩同列奸臣傳錄之云云又可信哉鋌有默記雪溪集各若干卷亦名士
揮麈錄載宋有三李定其一嘉祐治平以來以風裁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郭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其一洪州人字仲求晏元獻公之甥即與蘇子美賽神會之獄者其一揚州人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即與舒亶媒孽坡公者同姓名者三世或指而爲一故明辨之然其二陷二蘇皆小人吾郡先哲則獨以功

名著鄉後學所當知也

跋江西詩派圖 四則

牧仲中丞寄豫章張吏部泰來扶長所撰江西詩派圖録人各爲傳其三十五人名氏次第遵王厚齋小學紺珠定本扶長云胡氏苕溪漁隱叢話與山堂肆考有何顗無高荷又列洪朋于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顒無何顗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予按劉後村江西詩派序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内三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

王直方詩絶少無可采云云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邠老三洪龜父駒父玉父夏均父二謝無逸幼槃二林子仁子來晁叔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如璧饒德操祖可善權高子勉江子之李希聲楊信祖呂紫微合山谷爲二十四人王立之無傳袁顒則與今本作何顒迴異後村厚齋皆宋末人不知各何據依而異同如此張云梓于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今其書不可得而見矣張傳頗詳博而于後村傳無所稱引蓋未覩後村全集耳張康熙庚戌進士

劉後村作江西詩派序不爲王直方立之作傳牧仲中丞項寄所刊張吏部江西詩派圖録始補立之傳亦不甚詳適讀晁以道嵩山集有立之墓銘蓋吏部亦未之見畧録之以備考證立之少樂從諸文人行游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録凡大編數十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只尺居而手相授受也立之於人顧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勢利美官誘致之莫肯自枉也嘗監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糴官僅數月投劾歸凡十五

年處城隅小園嘯傲自適命其園之堂曰賦歸亭曰頓有一時文士多爲賦詩彭城陳無巳卒于京師立之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慕義樂善如此此事殆古人所未有也大觀三年三月日葬密縣立之病臥久口不能良言猶慷慨忠憤不少懈且曰我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云云所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者蓋東坡也

後村作江端本傳大略但云子我弟也子我詩多

至第十二卷殘缺多矣詩多禪語淸之相理宗召還眞西山魏鶴山諸君子時號小元祐南渡賢宰執也

跋劉後村集 五則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六十卷自四十六卷以後皆詩話詩餘有晉安謝氏家藏圖書印謝在杭鈔本也首有林希逸二序後村在宋末號文章大家其詩予別有論說此集中題跋詩話最佳詩話新集多摭中晚唐人詩無所取裁可删也後村論揚雄劇秦美新及作元后誄言天之所廢人不敢支歷

世運移屬在新聖云云蔡邕代作羣臣上表言卓黜廢頑凶援立聖哲云云又論阮籍跌宕棄禮法晚爲勸進表志行掃地皆詞嚴義正然其賀賈相啓略云像畫雲臺令漢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昔茂弘歎丘墟百年孔明欲宮府一體彼徒懷乎此志公克踐于斯言賀賈太師復相云孤忠貫日隻手擎天閫勇退則眉攢杜陵老之愁覩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喜再賀平章云屏羣陰于散地聚衆芳于本朝無官可酬爰峻久虛之位有謀則就所謂不召之臣右諛詞諂語連章

累牘豈眞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蹈雄邕之覆轍而不自覺耶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十惜哉

後村云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謝表及和御製皆依附者爲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爲之而易之竊名爲首見詩話適觀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張昌宗粉面膏脣以媚女主其人疑優伶不甚然亦擅文翰之譽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餘卷恐亦未可以人廢也是以編著果出昌宗手矣何不考之甚耶亦愚矣

劉後村序王隱君六學九書引所見丹家四人鄒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白玉蟾鄒不登七十曾黃僅六十玉蟾夭死

後村序宋慶之希仁詩摘句有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又跋徐寶之詩摘句云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皆唐人佳句不知二集猶傳否記訪之坡公之有斜川人豔稱之谷之甥徐師川洪駒父輩皆著名而不知其後人之盛後村云思陵尤重谷詞翰擢其甥至執政至茂陵而其後益蕃子邁子畊皆顯融伯庸尤貴重克昌者最後出爲名公

所稱示予甲稾丙稾春風雜詠過秦詩字其名曰紹谷集曰後谷甲稾己有鼻祖熙豐氣骨丙稾而後則漸入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年駸駸黠宜晚筆矣坡谷之後南渡以後皆昌大又能以文章世其家豈非天哉

跋王厚齋集

門人陳庶常汝咸遺其鄉前輩王厚齋應麟文集寫本僅五卷明鄭眞千之所輯厚齋宋末大儒常言今之習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于典章制度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乃假館閣

書盡讀之所著深寧居士集一百卷玉海二百卷通鑑地里考一百卷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六經天文編詩考等又六百九十餘卷著述之富冠絕古今其集顧寥寥如此何也

跋則堂先生春秋集傳

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崑山徐氏刻本有鉉翁自序高郵龔璛跋云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卒成此書自瀛寄宣託于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泰定乙丑宣學鋟梓凡三十則綱領十篇一原春秋託始二推明行夏時

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按則堂祖大酉名列朱文公黨籍大酉曾祖愿愿父勤國與二蘇爲同門友嘗憤王安石廢春秋著春秋新義蓋家學云

跋史邦卿詞

史達祖邦卿南渡後詞家冠冕然考其人乃韓侂胄堂吏耳御史中丞雷孝友彈侂胄疏云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檉董如璧三名隨用事言無不從公受賄賂共爲姦利葉紹翁記蘇師旦周均等本末云師旦既逐韓爲平章專倚省吏史

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東札至用申呈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于史几上大書曰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黥云其人品流又遠在康與之下今人但知其詞之工爾

跋青瑣高議

此翦燈新話之前茅也如此俚鄙而能傳後世事固有不可解者古人仰屋梁著書冀一字之傳於後而不可得者豈少哉

跋姜西溟所藏唐搨十七帖

宋人最貴閣帖山谷嘗恨無萬二千致一本此唐

拓十七帖雖千金豈可易哉

跋吳天章所藏宋搨樂毅論

觀宋搨樂毅論如衞協謝雉畫列女古意蒼然不乏媚嫵近搨則仇實父仕女圖耳西溟寳此有年以遺天章可謂具眼

跋宋史記凡例

汴梁王司空損仲删正宋史爲宋史記二百五十卷錢宗伯受之謂大梁之亂損仲圖書盡沒於水吳興潘昭度家有宋史鈔本此或即吳興本也目錄列傳删併塗乙甚多云是湯義仍手筆義仍亦

刪宋史則此書或王本或湯本皆不可知康熙庚午石門呂葆中無黨攜以入都秀水朱竹垞太史借鈔其副神物護持不與劫灰俱燼殆有天意予僅鈔凡例一卷而識其顛末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亦刪宋史不知西江兵燹後猶有存否俟續訪之

跋句章集

元任士林句章集十卷萬曆中鄞人孫能傳所鈔館閣藏本至正四年浙江行中書省舊刻也卷首有趙松雪撰誌銘王厚齋序士林字叔實與戴表元帥初齊名所作謝翺吳思齊二傳最傳程篁墩

宋遺民録載之他文或未稱是

跋吾汶𢑴

吾汶𢑴九卷安福王炎午鼎翁著炎午以生祭文丞相得名然他文乃似里社中慶弔卷軸之語晚以書干姚參政貫學士自比于爨下之焦尾若惟恐其不已知者誌父之墓又必于當世顯者是求此數端皆所未喻集中惟張尉舊祠堂記頗佳不減羅鄂州社壇記存此一篇足矣

跋蛻菴集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洪武

三年錫山郎成鈔本成不知何許人書法妍妙逼
真佛遺教經亦古物之可寶惜者蜕菴元末大家
古今詩皆有法度蒼辣不及虞道園而情致殊勝
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
如耳

跋聲畫集

宋淳熙閒孫紹遠稽仲纂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爲
聲畫集因念六朝已來題畫詩絶罕見盛唐如李
太白輩閒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
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𠜂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

水諸大篇搜奇抉奥筆補造化嗣是蘇黄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于此學古録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追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刱始之功偉矣如有好事廣而續之亦佳事也

跋牟氏陵陽集

陵陽集二十四卷元初牟𪩘獻之著詩有盛宋時坡谷門風題跋亦如之雜文皆典寔詳雅其九日詩序云陶公再爲建威衆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爲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穆之

寧死不與九錫王弘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諷朝廷
裕遂移晉祚而弘爲吏部尚書爲江州刺史遂被
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于陶公時惓
惓焉豈非內懷前愧欲附高人勝士以自湔祓耶
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
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
固有在豈端爲一王弘哉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
視華軒爲何物而弘欲以此榮其歸此又可一笑
也云云此論前人所未發特録之詩五言亦佳不
具録獻之蜀陵陽人清惠公存齋子寓吳興所遊與

好者如劉會孟戴帥初仇仁近周公謹趙子昂兄弟皆一時名勝可以知其人已

跋禁扁

禁扁五卷起甲訖戊元東平王士點繼志著虞集歐陽玄序士點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康鶚之子士熙繼學最以古文著名士點其兄弟也

跋傅若金集

元傅汝礪若金詩集八卷有范德機揭曼碩序洪武壬戌刊本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時借竹垞太史

鈔本宋元人集十數種如行黄茆白葦閒忽逢嘉樹美箭爲之眼明若金妻孫淑字蕙蘭亦工詩見陶南村輟耕録集中湘臯煙草緑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其悼亡之作也

跋所安集

所安遺集一卷元長沙進士陳泰志同著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集中附載文信公青原詩云空亭横蝃蝀斷碣偃龍蛇活水參禪筍眞香透佛茶晚鐘何處雨春水滿城花

夜飲燈前客江西七祖家此詩甚工

跋石田集

元馬祖常伯庸石田文集十五卷至元五年汴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奉旨刊行弘治中都御史熊翀重刊本翀與祖常皆光州人也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孛术魯翀康里巎巎辛文房薩都剌輩皆是也伯庸文五卷向廬從劉欽謨中州文表見之未睹其全且有文而無詩康熙己巳冬杪于竹垞太史寓齋得覯此本留旬日而歸之集首有肅政廉訪司牒趙郡蘇

天爵太原王守誠閩陳旅三序

跋太虛集

元臨川何中太虛集吳草廬序吳與何中表兄弟也中善五言詩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點淡煙三四峰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風中自序有易類象三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韻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故三十二卷薊丘述遊録一卷揩頤録十卷知

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今詩止十六卷耳

跋玉堂嘉話

此書頗多舛謬如錢文僖跋鍾繇議事表尚父云云惲云尚父謂忠懿王鏐忠懿乃俶謚李北海毒熱帖後題觀者黃山谷以下六十九人並列張浮休張舜民不知浮休即舜民也又云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按樂府雜錄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又雜見教坊記諸書唐沈亞之賦云柘枝信其多妍薛能有柘枝詩温岐有屈柘詞柘枝自

唐世已盛傳烏得云金人改名耶又云宋高宗善書擇諸王命史彌遠教之孝宗其一也彌遠寧宗時人安得云教孝宗凡此皆紕謬之甚者不可以不正

跋研北雜志 二則

研北雜志上下二卷說部之佳者卷末有陳仲醇跋而正續祕笈不載此本在京師假之朱竹垞太史太史以余愛之既歸禾中三千里外馳書相寄開緘撫卷重念故人憮然者久之

米元章稱法書曰墨王見此書下卷從叔祖洞庭

工懷素草書崇禎時官光祿署正嘗奉詔寫御屏
有別業在長白山下滸山濼中築一亭榜曰墨王
向疑所出茲乃灑然昔人云開卷有益諒哉

跋輟耕錄

輟耕錄載陳居中畫唐崔麗人圖有延祐庚申春
二月璧水見士思容跋不知璧水見士爲何如人
按益都于欽字思容元中書兵部侍郎嘗著齊乘
六卷此必于公耳

跋安南志

安南志二十卷安南人内附元奉議大夫僉歸化

路宣撫司事黎崱字景高撰曰漢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三國時制守唐安南都督都護經略使交愛驩三州刺史趙氏世家五代時僭竊丁氏世家黎氏世家李氏世家陳氏世家郡邑山川學校官制章服刑政兵制人物物產之類悉具有察罕程鉅夫元明善龍仁夫歐陽玄許有壬序崱自序一通末有序事述世家官階及内附顛末甚詳

跋經禮補逸

經禮補逸九卷祁門環谷汪克寬著洪武二年臨江曾魯序弘治中少詹事程篁墩敏政序其書蓋

本朱子經傳通解之意別爲義例以吉凶軍賓嘉爲綱條目甚晰集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録凡有合于禮者各著其目列爲五禮其自序大略如此環谷之學受于雲峰胡炳文可堂吳仲迂受春秋于嚴陵吳朝陽其祖東山先生華字榮夫受經于饒雙峰雙峰爲黄文肅勉齋高第弟子勉齋朱子之門人朱子修三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其淵源授受如此環谷著書別有春秋纂疏考異左傳分紀刻于閩綱目考異刻于祁其易傳義音考二十六卷詩集傳音

義會通三十卷周禮類要若干卷四書音證十卷未刻近門人汪比部懋麟刻環谷集嘗索予作序惜未覩諸書耳

跋元人雜畫

道成而上易成而下時代遷變其理一也六朝人畫多寫古聖賢列女及習禮彝器等圖此如漢儒注疏多詳于制度名物之類也宋元人畫專取氣韻此如宋儒傳義廢注疏而專言義理是也

跋元故宮遺錄

元故宮遺錄一卷工部郎中廬陵蕭洵撰有洪武

丙子松陵吳節序洵文筆不甚雅馴然有元一代大内規制瞭然可見與楊奐汴宋故宫陳隨應南渡行宫二記皆足備考據云

跋始豐稿

予于慈仁寺市得徐一夔始豐稿文十四卷無詩陳繼儒嘗稱一夔宋行宫考吳越國考研檢精確予觀集中如歐史十國年譜備證錢塘鐵箭辨等篇皆極精核不獨二考也

跋邾世家

邾世家一卷雜采春秋及三傳國語爲之年表一

卷起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終癸酉
周元王八年魯哀公二十七年凡二百五十五年
會盟戰伐之蹟具焉其自序以爲以邾繫魯以魯
繫周以周繫天元末朱右作也右字伯賢臨海人
洪武初預修元史官至晉府長史有白雲集

跋東海生集

此集四卷梁溪浦源著康熙癸酉冬張夏秋紹所
寫寄也予與秋紹未相識然聞其以理學鳴東南
數十年矣聞予訪長源集不靳藏本三千里鈔録
見寄予深愧之題數語以識緣起知古道猶在人

間也康熙甲戌三月三日侍 經筵於 文華殿
歸邸書此

跋泐季潭石刻詩

予鄉長白山有釋宗泐季潭石刻手蹟凡古今詩十五首末自題云右諸詩皆予洪武初雜處亂軍中作迄今已三十餘年偶持鉢過長白劉老别業憶舊作書之戄然自失永樂二年九月天台釋宗泐後有滄溟跋云此長白名蹟也嘉靖乙丑三月李攀龍予按季潭以胡惟庸之獄有連奉旨免死與傲散僧發往鳳陽槎峰渡江至江浦石佛寺示

敘事在洪武中而此署永樂二年必有譌誤題其尾以俟考

跋五經大全

明永樂間胡廣等奉詔撰五經大全皆鈔録前人成書竄易其名易則董楷董鼎董眞卿詩則劉瑾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李太宰默續孫樹泉談曾及之

跋革書

西亭王孫睦㮮所刻革書紀正統北狩事甚詳乃天順間劉某所述劉與袁彬哈銘同侍英宗于行

在者塞外無紙書之于革故名革書黄俞邰千頃堂藏書有之

跋都玄敬楊君謙雜著

尤翰林悔菴寄都穆玄敬南濠文跋寫本凡六卷其後二卷即金薤琳琅諸碑跋也又楊循吉君謙雜著寫本若干卷文曰燈牕末藝曰攢眉集詩曰齋中拙詠曰都下贈僧詩曰菊花百詠別有所謂金山雜志（山在吳縣西三十里）盧陽客記者客記最簡古有史裁其自序云盧守馬汝礪以舊約來迓遂赴之由夏涉秋始歸于盧之風土頗能記憶暇日因載之

筆札命曰廬陽客記馬君名金蜀西充人予同年進士博敏好文惟著書則鮮合云按馬嘗刻汪藻浮溪文粹于廬者亦文雅非俗吏予曾記其前生事于皇華紀聞君謙又嘗修吾鄉章丘縣誌稱善本南濠題跋極稱安福顏德侔陜州誌得古人序事之法登封令李君新誌去取甚嚴序事有法二誌予所未睹併記之以待訪

跋王文成公龍岡漫興詩卷

右王文成公龍岡漫興詩墨迹一卷蓋居龍場時所書石來學憲得之於閩攜以入都逾年遂有督

學黔中之　命一日過予俾題其後予按先生疏救戴銑等忤逆瑾謫黔龍場驛作何陋軒居之日夜默坐頓悟致知格物之旨得失榮辱一無所動其心席文襄時爲提學闢貴陽書院率諸生北面事之蓋先生平生之學得力於龍場時居多讀此五章其居易俟命之意猶可想見石來以名儒往督學校倡明絕學與文成遙契於百數十年之後淵源相接夫豈偶然此卷預兆之矣康熙甲戌暮春王士禛謹跋

跋霍韜集

從慈仁寺市得霍韜文集韜本張孚敬桂萼方獻
夫之黨以議大禮自兵部主事驟進詹事兼學士
觀其奏議諸篇叫呶攻訐怙惡遂非其尤詭僻乖
清議者如大禮考証疏以司馬文正公與王莽並
論略云主哀帝議者王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皆
莽鷹犬也主濮議者司馬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
大防皆光羽翼也後議薛文清從祀又追論溫公
不忠不孝不可祀孔廟辱聖門韜生數百年後尚
欲噓章惇蔡京久燼之焰眞無忌憚之小人哉吏
部侍郎謝恩疏則云欲與尚書汪鋐更革百年積

弊期之一年可定治體期之三年可成治功期之三十年太和元氣溢宇内矣何其大言不慙也且汪鋐何人也而韜與之協恭若此辭詹事疏則云三楊顓寵病國禁譌言疏則云前聖駕南巡文臣惟袁宗儒不受饋武臣惟郭勛不受餽欲媚武定以甚貴溪之罪而不暇恤乎人言也從來仇正人亂國是未有如韜之甚者也近黄太冲宗羲著明儒學案而取韜殊不可解獨其疏薦廢籍諸賢李夢陽康海王九思伍希儒顔木等幷及大禮得罪諸臣豐熙楊愼鄒守益等大獄得罪諸臣徐文華

唐樞等此一事亦未可以人廢言耳

跋天禄閣外史

萬曆間學士多撰僞書以欺世如天禄閣外史之類人多知之今類書中所刻歲華紀麗乃海鹽胡震亨孝轅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史稱劉炫好撰僞書此亦其類姚有後梁春秋如干卷惜未見

跋童子鳴集

余觀南宋錢塘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歎書賈中乃有嗜古雅尚如斯人者因憶隆萬間龍游童珮

子鳴亦以賈書有詩名公卿間與太原王百穀善會兵部主事楊昶與子鳴爲鄉人屬訪其遺稿得此集蓋吳郡黃河水清父所定梁谿談氏刻凡六卷康熙三十一年夏五記

跋山居雜志

村歌聒耳烏鹽角社酒柔情玉練槌宋末月泉吟社中佳句也山居雜志載杭人徐炬酒譜乃引作少陵詩不辨格調之類否而妄稱子美則號國夫人杜鵑行狂歌行諸篇妄人皆雜入杜集又何怪乎

跋朝邑誌

韓五泉朝邑誌與康對山武功誌並稱先輩稱爲巨麗康熙甲戌春門下士李瓚鈔寄此本讀之乃有勿乃太簡之歎朝邑誌萬曆中里人王副使學謨重修文增于舊而精核古雅有良史才似在韓誌之上關西前輩士大夫率留意誌乘如此瓚字黃中岸翁楷子有文學

跋婁子柔古文

讀元氏白氏長慶集婁堅子柔二序紆餘倡歎眞古文也子柔嘉定人與唐時升程嘉燧李流芳齊

名萬曆末婁之文程之詩號吳中二絶崇禎中有
臨川傅占衡字平叔能古文在艾南英之上入
國朝言古文者益多如婁傳者予未見其比也占
衡乃天啓中給事中樾之子

跋朱文恪公誥命

竹垞太史以其先曾祖文恪公誥命一通示予拜
瞻之下前代文物名相典型尺幅之中皆粲然可
以考見當與錢武肅王鐵劵並傳浙東西與天壤
俱敝不僅朱氏子孫世世永寶已也

跋錢宗伯嘉興高氏家傳後

革除之事漢唐以來所未有也春秋之義篡立之國皆不絶其爲君況建文高帝嫡孫躬承大統顧奪其位靳其廟號并削其紀年上系洪武名實舛謬孰大於是此二百七十年間人心憤鬱而不獲一伸者也南渡草創事無足録而能追上惠宗讓皇帝廟號下逮靖難殉節諸臣皆賜褒卹抒天下久鬱之情作萬古忠義之氣未可以亂朝沒其善也寓公先生泣血上書訟父寃因及其九世之祖并獲恩卹世德作求遠而彌耀稽諸史冊詎多覯哉子文之書合歐虞顏柳爲一手與牧翁之文可

謂兩絕念祖攜以相示摩抄之下不勝高景之慕題而歸之

跋黔書

田綸霞中丞作黔書凡七十六篇篇不一格其記苗蠻種類記水西烏蒙馬記革器記朱砂水銀雄黃凱里鉛葯醬邛竹諸篇有似爾雅者似考工記者似公穀檀弓者似越絕書者讀之如觀偃師化人之戲故相國孫文定公沚亭作顏山雜記記山蠶琉璃窑器煤井鐵冶等文筆奇陗亦如此

跋論畫絕句

近世畫家專尚南宗而置華原營丘洪谷河陽諸大家是特樂其秀潤憚其雄奇予未敢以爲定論也不思史中遷固文中韓柳詩中甫愈子美河南鞏縣人近日之空同大復不皆北宗乎牧仲中丞論畫最推北宋數大家眞得祭川先河之義足破聾瞽予深服之其詩之工又無論已

跋春秋集解

洛陽縣丞李集鳳字翽升山海衛人貢士研精三傳撰春秋集解四十卷予門人汪檢討楫出守河南府雅重其書欲爲刻之梓以傳十五年前有青

浦縣丞施鴻者字則威閩侯官人以部運至京師投予所著史測若干卷論南北朝事靡靡可聽皆下吏之有經學史學者也

跋律呂圖說

華陰王弘撰無異寄其鄉王建常仲復律呂圖說二卷蓋本諸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諸書而折衷以自得之義建常居河渭之間早棄帖括以著述自娛崑山顧炎武寧人訪之一見折服以爲吳中所未有蓋秦士之高尚其志者予詢王少司空嶽生云建常邠州長武人

跋李河濵書

河濵先生以文章起關中遊宦淮南居廣陵最久比予至揚州而先生歸秦數載矣然時時聞江淮士大夫言先生每作詩文廣坐酒酣使兩人張絹素懸腕直書略不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濤穿脇頃刻而罷擲筆引滿旁若無人舉坐爲之奪氣名噪一時亦以此取忌坎壈失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坡得其骨髓令子中黄視予此卷雖若不經意而學問書卷之氣拂拂從十指間流出山谷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也

跋通鑑紀事本末摘要

司馬文正公作通鑑以繼獲麟之後朱子又作綱目效春秋竊取之義於是史家體例備矣建安袁樞又隱括貫穿剏爲紀事本末一事之首尾起訖開卷瞭然亦古今必不可無之書也涇陽雷伯籲以古文名作紀事本末摘要一書其子毅將謀刻之淮南郵其稾示予喜其簡要可便初學然此特家塾之書耳有志史學者自當取袁氏全書讀之

跋綿津山人詩

牧仲中丞寄江西近歲所作詩四卷中有云別院

如山靜旗門鼓不擿往來行藥地開徧蜀葵花又云架上紅薔錦段張惱人顏色殢人香簿書叢裏抽身去獨凭闌干到夕陽不獨緩帶輕裘兼復隱囊紗帽薛許昌自謂麤官定緣無此勝情耳

跋門人閻左汾印譜

秦八體書三曰刻符五曰摹印齊竟陵王子良合而一之非古也漢之繆篆即秦之摹印雖刻符尚不可混況其他乎今人以古文奇字槩入印章嗜奇者往往好之而不知其悖於古左汾文章妙一世游藝篆刻不肯屈曲以趨時好而唯古是師其

於文章亦猶是矣藝云乎哉

跋門人陳子文裝潢小札冊

鮮于伯機自跋書昌黎琴操云國寶書法臻妙家藏祕蹟甚奇惡札何足汙几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子文書入晉賢之室每得予尺牘輒篋櫝而裝潢之豈眞有痂嗜耶抑欲作長者事耶

跋門人黃從生梅花詩

詠物之作須如禪家所謂不黏不脫不即不離乃為上乘古今詠梅花者多矣林和靖暗香疏影之句獨有千古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

籬落忽橫枝而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識者以爲文外獨絶此其故可爲解人道耳從生賦梅花詩蓋深契此意使坡谷見之亦當把臂入林

跋門人金縠似之官靈丘詩

張芸叟言歐陽文忠與人好談政事不及文章陳述古在經筵薦蘇文忠云居官敏恕尤通政事兩文忠一代文宗乃留心政事若此孔門四科詎可岐視哉縠似以文章擅名當世未登館閣謁選又得雲中下邑顧無幾微愠色作長律十六韻留別都下同志不鄙棄其民而唯願以文翁爲法此其

立意與歐蘇同而志不在温飽可知也

跋自作米海岳研山歌後

康熙戊辰春於古藤書屋觀米氏研山後尚欠一詩往來胸中者三歲矣庚午秋臥疴休沐始成長句一篇附以絶句并書上竹垞太史倘有好手意仿梅花道人重作一圖以吾輩倡和詩附其後亦佳話也

跋禪謍

蓮池大師本是士人未忘文字結習亦猶飲光聞琴起舞耶

帶經堂集卷七十二